

干校家书

(一九六九——一九七二)

叶圣陶叶至善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善：盼望你第三封信还没寄来，知道你工作繁忙，没空写信。前回寄去的雨衣，想来早经收到，或许穿过好多回了。又寄去小妹的两篇文章稿，夹子里附上两个手电筒小灯泡，大概也已收到。小灯泡没损坏吗？

小妹的文章如果还没寄还小妹，你可以寄给小弟让他看看，由他寄还小妹。我回信给小妹，写信给小弟，都谈到那两篇文章。我要小弟看看，不是要他依样画葫芦，也去想些意见提出来。我是希望他得到启发，增长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
(通知我)

上星期一，教部的工宣队军管组联合指挥部要我在下午到逸仙堂参加大会开去了。是“四七”主席即志心动员大会。工宣队同志作报告，主旨是献忠心的身体行动，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上星期下午又到逸仙堂开加大会，是全文传达的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周总理、伯达、罗瑞卿等九位的发言稿。周主要讲林副主席一贯紧跟毛主席，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普及全国并及全世界，功绩极伟大。陈主要讲毛主席捍卫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康讲新党章，其发言最长。新党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共经四回反复，历时一年半。其开门见山，明白点明是什么阶级的党，最后目标是什么，像采取马克思当年列宁当年所授党章的精神。一反前一层层的修改党章，重新摆明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八周)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

九年四月十三日
物园宁所摄天
暖杨柳条上已
发芽

何根造

六月二日修回

K825.46

15

叶圣陶叶至善
干校家书

(一九六九——一九七二)

叶圣陶 写
叶至善

叶小沫 编
叶永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叶至善于校家书(1969—1972)/叶圣陶 叶至善写、叶小沫 叶永和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东方文化》丛书/张秀平 关宏 邵永忠策划)

ISBN 978-7-01-006672-1

I. 叶… II. ①叶…②叶…③叶… III. ①叶圣陶(1894~1988)—书信集—1969~1972②叶至善(1918~2006)—书信集—1969~1972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1143号

叶圣陶叶至善于校家书(1969—1972)

YESHENGTAO YEZHISHAN GANXIAO JIASHU

作 者: 叶圣陶 叶至善写、叶小沫 叶永和编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扉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陈 岩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装

出版日期: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39

字数: 7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01-006672-1

定价: 8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

我们收拾爷爷爸爸留下来的东西，在杂乱的文稿中发现了一个塑料口袋，里面装着爷爷和爸爸“文革”时期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通信。

爸爸一辈子陪伴在爷爷身边，除了几次暂短的分别，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文革”期间爸爸去了河南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在干校这三年多的时间，是爸爸离开爷爷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们父子之间通信最多的一次。爷爷有个习惯，每每复完信，来信就随手撕掉。因此尽管爷爷一生写了不计其数的信，尽管和爷爷通信的人当中不乏他那个时代的名人，但是爷爷没有留下他们的来信，家里自然也就没有收藏。常有人会问起这件事，我们刚好借此机会做个交代。当然也有例外，抗战期间爷爷举家南迁，在四川住了八年。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爷爷和上海的朋友们的通信被双方编号保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渝沪通信》。而这次爷爷和爸爸互相保留下来的通信，应该是最多的一次了，整理下来竟有近七十万字。可见爷儿俩彼此都很珍惜这信件，把它们当做宝贝一样收藏起来，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父子间的倾心交谈，体会到他们那种非同一般的父子之情。

翻看阅读这些家信，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爷爷留守京城的日子，爸爸潢川干校的生活，我们下乡插队的岁月；大到全球，全国，北京，小到东四八条的家，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中发生的事情，信中写到的人和事，又一幕幕重现在眼前。面对善良和天真的爷爷爸爸，看着他们对现时的豁达乐观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我们有的不光是愉快的回忆，更多的是说不出的沉重。这其中是好是坏，是是非非，是悲是喜，复杂的心情实在没法用文字来表达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信中的爷爷就是那个时代的爷爷，这信中的爸爸就是那个时代的爸爸，还有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真实得没法再真实，确切得没法再



确切，而这一切都没法改变，也用不着改变。

看这些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一家人就像是爷爷童话里写的那个被透明的薄膜包裹着的快乐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都是快乐的，去上山下乡啊，到五七干校啊，参加拉练啊，等等等等，和后来有的人写到这些事件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困惑和不解，造成这么大的反差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想诠释，也诠释不了。如今的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许多事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却不想对那些事和那些感情全都给予否定。让当时的美好和快乐就留给当时吧，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不少事情未免幼稚可笑，有些甚至荒唐苦涩，但是那一切都是真实的真诚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想起过这些信，觉得爸爸在给爷爷的信中写到的干校放牛的生活很有趣很好看，应该整理出版。后来在我们的催促下，爸爸似乎也真的又看了一遍这些信，不知道是因为忙顾不上，还是看了之后倒有了些不堪回首的滋味，他始终再没有提起这件事，只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放在了爷爷的《叶圣陶集》的书信卷里。现在我们再看这些信的时候，也没有了最初的那份轻松，多了的是些许的沉重。但是又觉得这毕竟是“文革”时期的真实的记录，是对历史多少有一些价值的东西，应该把它们整理出版。如果爷爷爸爸都还在，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们这样做，为此我们总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们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些信以后，是不是依然会像以前那样看待爷爷和爸爸，依然对他们父子两个有着一些热爱和尊重。而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却的确确实从这些信里更多了些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理解和对他们的热爱。尤其是他们父子间的亲情和对我们这些晚辈的关爱，以及他们以他们的仁爱之心所面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态度，更让我们不知用什么样的言辞才能恰如其分地给以赞颂。又一想，信既然摆在了读者面前，一切就让读者自己去感觉吧。我们整理出版这本《家书》，本不是为着听人们说些赞美之词，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有一家人是这样思考和生活的；而它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那一段的历史。这大概是我们整理出版这些家信的最最原始的初衷。

还有几点想在这里说明的：

尽管爷爷爸爸保存了这些信，但还是免不了有遗失。除了遗失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找到的信都编进了这个集子里。这三年多的四百多封信，除了爷爷装订好的爸爸给他的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信以外，一九六九年爸爸给爷爷的，和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爷爷给爸爸的信都是散落的。父子俩写信，落款上常常不写明年代只写明



月日，有的干脆连月份也不写，于是我们只好根据不同年代的信纸，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事件，把信一封一封对应起来。尽管用了心思，有没有对应错的还真说不准，如果哪位细心人看出来了，还望能帮我们指出来。

为了反映和保持那个时代真实的爸爸爷爷，这里发表的几乎是原信的全部，只对有些我们以为需要删去的地方，做了非常少非常少的删节。就因为删节得太少，以至使这些信看起来不那么紧凑，不那么集中。我们甚至担心，其中许多非常琐碎的家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看了会觉得很亲切，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让看这本《家书》的人感到厌烦。可是再想想，家信就是家信，就是爷爷爸爸这样的人，在对待家事上也免不了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又想，这或许更能让人们看到他们父子不太为人知的另一面吧。

在爷爷和爸爸的信中，常常会提到我们姐弟俩，那时候我们一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一个在陕西延长插队当农民。爷爷爸爸对我们的思念和关心，鼓励和教导，也都留在了这一封封信中，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感人至深。现在再看看这些信，平添了好多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不曾有的感受，复杂的心情一言难尽。

对编辑出版书籍我们都是外行。在这些信整理好之后，我们请朱正叔叔帮我们看了一遍。朱正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又是编辑大家，爷爷和爸爸的文字让他看过，应该是可以放心的了。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张秀平编审，她从朱正叔叔那儿听说了我们在整理这本《家书》，就非常执著地向我们邀约，一定要我们把这本书交给他们来出。还说一定会把书出好，这样才对得起两位过世的老人，才能表达她对两位老人的敬重，她的真诚让我们别无选择。感谢永和的爱人蒋燕燕和她的哥哥蒋新华，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文字和照片的整理工作，信件的核实非常繁琐，而那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看了或许会引起不少读者的回味。还要感谢爸爸的那些老同事，他们听说了这件事，送来了他们至今还保存着的当年干校的照片，要知道那个年代照相是一件奢侈和不易的事情，因此就显得尤其珍贵。

叶小沫 叶永和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目 录



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

叶小沫 叶永和

一九六九年	1
一九七〇年	57
一九七一年	225
一九七二年	405

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

613

——《叶圣陶叶至善于校家书》编辑后记

张秀平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

九年四月十三日
物园、宁、所据天
暖、和、柳条上已
新绿。过两天，至
壮河南潢川入
山、关五七学校。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

何瑜松
袁世范
连快
袁世范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爹爹：前天(22日)开镰割稻，从插秧时开始好三个整月。我目前还无秋分。天气预报所说的本月份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善：盼你第三封信盼了好些天，昨天盼到了写的方面，很方让我们知道得很多，大家都安慰。一个坐办公室坐了三十年的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爹爹：今天我值夜班，我在牛棚里写这封信。花儿的任务就是给黄牛擦屎擦尿，给水牛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善：盼望你第三封信，还没寄来，知道你工作繁忙，没空写信。前回寄去的雨衣，想来早该收到，或且穿过好多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爹爹：今天中午给刘长运电话，(一直搞到现在，真是小使政事)行实不切空处。三个县，教部部长的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善：第二封信昨天收到。虽然想到什么说什么，把你那里的地理环境和工作项目都讲到了，很足以满足我们的愿望。字不容易认，但是仔细看看都认出来了。有两处把“准”字写成“渭”，声音相近而误。

先把家里人的情形说免。我没有什么坐在室内看什么书，如常上星期又往三里屯说过一回澡，饭后就去到快说完

时才来了另一个客人。满子近来似乎好些，这是我从她外貌上看，大概睡眠时间比以前充足些，也是一个原因。以前你早

出晚，归一段时期她睡眠太不足了。佳儿索性终日跟奶奶睡，省得夜间睡又搬过去，早上又搬回来再睡一会儿，

老小两个的睡眠都得受惠。三牛本说就要跟她们林场的工宣以下乡(在林场若干里)一面在农村受教育，一面帮

做些记录抄写的活儿。后来又知工宣队暂时不下乡，就留在家里到今天也有十来天了。据说到十号左右就要回林

场了。大金在北京医院扎针，已经满一个疗程(十天)，说

得伤风时再去扎。小妹常说起的那种药，前几天记人

带到30，现在叫“六八一”，表示是去年一月间试验完成的。大金在北京医院听人说起那种药，万贞的人好那天来，说她的

的感冒里也在用那种药。是一种灰白色粉末，每天服三次，每次两克。药末放在调羹里加些冷水，象水注在石灰上一样，你冲淡状，且发热，待稍冷却，就吞下去。带苦





一九六九年

3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
游动物园,宁竹所摄天
气渐今暖和,柳条上已
经有新绿。过两天,至
善动身往河南潢川,入
团中央“五七”学校。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圣陶和至善同游动物园,圣陶先生写下了右侧的文字。

“过两天,至善动身往河南潢川,入团中央‘五七’学校”。父子俩开始了京城、干校“两地书”。

五月二日

至善:

第二封信昨天收到。虽然想到什么说什么,把你那里的地理环境和工作项目都说到了,很足以满足我们的想望。字不容易认,但是仔细看看都认出来了。有两处把“准”字写成“渭”字,声音相近而误。

先把家里人的情形说说。我没有什么,坐在室内看看抄抄如常。上星期又独往三里屯洗过一回澡,饭后就去,到快洗完时才来了另一个客人。满子近来似乎好些,这是我从她外貌上看。大概睡眠时间比以前充足些也是一个原因,以前你早出晚归的一段时期,她睡眠太不足了。佳佳索性终夜跟奶奶睡,省得夜间睡了又搬过去,早上又搬回来再睡一会儿,老小两个的睡眠都得实惠。三午本说就要跟他们林场的工宣队下乡(距林场若干里),一面在农村受教育,一面帮做些记录抄写的事儿。后来又知工宣队暂时不下乡,就留在家里,到今天也有十来天了。据说到十号左右就要回林场了。大奎在北京医院扎针,已经满一个疗程(十次),说得停几时再去扎。小妹常说起的那种药,前几天托人带到了。现在叫“六八一”,表示是去年一月间试验完成的。大奎在北京医院听人说起那种药,兀真的大姊昨天来,说她的医院里也在推广那种药。是一种灰白色粉末。每天服三次,每次两克。药末放在调羹里,加些冷开水,像水注在石灰上一样,作沸滚状,且发热。待稍稍冷却,就吞下去。带苦味,故而加些糖。闻的时候,觉得那是石灰味。小妹带来五百克,够吃几十天。满子为大奎买了一个支在腋下的拄拐,四块多钱。现在大奎走动,一边掖拄拐,一边支手杖。我说这样当然方便些,可是总盼



望医药有效,从早把拄拐手杖都丢掉。

写到这里,小妹的上月廿六日的信刚到。她说营里开活学活用毛著讲用会,她到营里帮做整理材料的工作,与营长教导员接触了几次,觉得他们爱护并教育青年人的真诚真是好。以下照抄小妹的原信。“我这次寄给爷爷的两份东西,一份是我和另一个同学整理出来的讲用材料,一个是我提的建议。这两个东西都引起营首长极大注意,一再帮我们提高认识,帮我修改,耐心极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深受感动。毕竟能力有限,尤其是思想高度不够,还不能达到首长的要求。我寄给爷爷两份,让他看看,一是我来这儿以后,这是第一次写东西,又是在首长的指导下,想让你们看看。当然要从抓思想和政治上来衡量,也可以帮我修改修改,如果不累的话。看完了寄给爸爸。有什么想法和改法,爷爷爸爸批在上面寄还给我。”她的两份东西还没来,我看过就寄给你。

小弟来过简短的信,说寄去的皮褥已收到,附来一张照片,现在附在信里寄你。他那照片大概还是初到的时候拍的,他说看了照片可以大略想见他那里的山水状貌。他说家里收到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在那个境界里挥镐垦地了。话虽只是简短的一句,我想见他的坚定。

通过的党章,我拿来跟草案核对过了,并用红笔写在原抄的本子上。可以说基本上没甚改动,只是把有些内容挪动了地位,把说法统一了一下,又把可说可不说的删去了。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看了几遍。其中前未见过的毛主席语录凡五段:第一部分中一段,第二部分中一段,第四部分中一段,第五部分中一段,第七部分中一段。第五部分篇幅最短,毛主席之语录几乎占到一半。大概因为此段语录显示彻底的不断革命精神至关重要,非唯对中国人言,实亦对全世界革命者言,所以在报告中特辟一部分传达之。第七部分中传达之语录,说万一大战发生,其必然出现的局面。“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十二个字,必不可易。

我告满子,出外时经过书店,可买几本《红旗》寄与你与小妹小弟。《红旗》目录前天登出,但是书店未必就有。我又想人民出版社或许会出单行本,如果出,一定多买几本寄出。

你动身之后,过一星期,老田也动身了。他是押运大卡车,坐火车去的。老田走后过三四天,史晓风也走了。晓风来过一次,谈了一点来钟。这回先发的共一百多人,分政工、业务、基建、后勤四组,主要去准备些简单房屋,以便其他的人可以继续前往。第二批何时动身,现在尚无消息。

晓风曾经参观过地下铁道。今天潘梅华来,他也去参观过了。他们都在木樨地的入口进去。那里的候车室是第二等(候车室的规模大小与装修程度分三等)。光线极亮,而绝不耀目。壁上有毛主席像,语录,“文化大革命”纪



一九六九年

5



“文革”中所有的工作都中止了，圣陶先生开始抄书。他写了一首诗，前四句是：一目十行下，或囫圇吞枣，一字莫逃遁，还是抄书好。

事的浮雕。候车室的顶大约比我的小间稍稍低些。走出去到站台，站台两旁是轨道。每旁都有四条铁轨，但不是可以并行两辆车的两双铁轨，而是第一条与第二条靠得极近，第三条与第四条靠得极近，看来车轮是辗在第一条与第三条上，或是辗在第二条与第四条上的。为什么这样设计，潘梅华说不懂得。晓风光说每旁有四条轨道，不像老潘说得清楚。车没看见。据云每辆可乘二百人。开慢车一小时四十五公里，开快车九十公里，石景山到北京车站二十分钟。说国庆日可以通车。

至美回家去住，已有多日了。曾经往肿瘤医院再请诊察，医生说，过三个月光景，或者再注射以前注射过的那种药一个疗程。全日休假又继续一个月，到本月月中为止。宁宁尚未回校，似乎没有回校的意思。有些同学，去了又来了，自由得很。他们那个学校真该好好整一整。公子哥儿的派头，公子哥



儿的生活，也能说一些革命话，然而只是说说而已，不整如何了得。

满子到龙兄处去过，龙兄没事了，十四日晚上公报发表，他也去参加庆祝游行。至于集中学习，那还是照旧。满子又到姑母家贾家去过。姑母家一切如常。祖璋尚未有下放劳动的消息。

你要买的东西，满子说慢慢地照所开买来，凑齐若干寄出。

你离家之后，我到王家去过两次。伯翁还是每天去参加学习半天。文权润华都没事了。

就写到这里暂止吧。

祝你精神愉悦。

圣陶

五月二日下午三点半

注：

满子：至善先生夫人，名夏满子。一直在家操持家务。

佳佳：圣陶先生的重孙女，三午的女儿，名叶丹。

三午：至善先生的长子。当时为北京密云林场工人。

大奎：至善先生的次子。当时为黑龙江泰康印刷厂工人。

兀真：至善先生长儿媳，名姚兀真，三午的爱人。当时为北京一工厂技术员。

小妹：至善先生女儿，名小沫。当时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依兰农场战士。

小弟：至善先生幼子，名永和。当时为陕西延长县插队知识青年。

老田：名田根和，圣陶先生的邻居。“文革”前为圣陶先生的司机。

晓风：即史晓风，圣陶先生的朋友。“文革”前为圣陶先生的秘书。

潘梅华：一九三〇年生，浙江余姚人。夏满子的侄女婿。圣陶先生常称他“老潘”。当时在山东邹县干校。

至美：圣陶先生的女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翻译。

宁宁：圣陶先生外孙女，至美的女儿。当时为哈尔滨军工大学学生。

龙兄：名夏龙文，夏满子的二哥。圣陶先生常称他“龙兄”。当时为新华书店职员，已病休。

伯翁：名王伯祥，圣陶先生的老朋友，当时为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权润华：王伯祥先生的女婿聂文权和女儿王润华。

五月十二日

至善：

盼望你第三封信，还没寄来。知道你工作繁忙，没空写信。前回寄去的雨衣，想来早已收到，或且穿过好多回了。又寄去小妹的两篇文稿，卷子里附去两个电筒小灯泡，大概也已收到。小灯泡没损坏吗？



上星期一，教部的工宣队军管组联合指挥部通知我，要我在下午到逸仙堂参加大会，我去了。是“向毛主席献忠心动员大会”。工宣队同志作报告，主旨是献忠心的具体行动是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上星期四下午，又到逸仙堂参加大会，是全文传达四月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九位的发言稿。周主要讲林副主席一贯紧跟毛主席，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普及全国并及全世界，功绩极伟大。陈主要讲毛主席捍卫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康讲新党章，其发言最长。新党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共经四回反复，历时一年半。其开门见山，明白点明是什么阶级的党，最后目标是什么，系采取马克思当年列宁当年所撰党章的精神。一反前一届（八届）的修改党章，重新提明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又规定以林彪同志为接班人。全无烦琐条文，语言明白确切，即在贫下中农，读过几遍也就能背诵。凡修改的走群众路线，内容和形式的取舍，都是毛主席所指示。黄永胜以解放军的立场，表示极端拥护，并及战争问题。纪登奎主要讲身受群众的教育，益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纪据说原为河南省委中人，运动初期曾被群众关过几个月。）孙玉国参加过珍宝岛保卫战斗，主要讲掌握毛泽东思想可以战胜一切敌人。以下三人是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代表工农发言。全文传达九篇发言稿，共历两小时。

史与老田来过信。他们当前的紧急任务，一是造简陋房屋，二是修路，三是赶紧下稻种。干校地点距凤阳五十里，造房屋用凤阳城的砖。凤阳城还是明初所建，每块砖或五十斤，或三十几斤。史在拆城墙，老田在运砖。所有的人都在共同劳动中感到彼此非常亲切，以前的派性自然消除了，这大概是真体会。

祝你好。

圣陶

五月十二日上午十点



五月二十一日

至善：

盼你第三封信盼了好些天，昨天盼到了，写的方面很广，让我们知道得很多，大家都安慰。一个坐办公室坐了二十年的人，现在完全成为体力劳动者，真是巨大的转变。这转变不可能不影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世界观，我真为你高兴。想想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全国不知有若干万，还有像小妹小弟那样的青年，全国又不知有若干万，他们同样处在这样的巨大的转变中，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髓。

大奎这些日扁桃腺肿，影响到关节炎，疼痛颇甚。前天请了七条门诊部的医生来，给他注射油剂潘尼西林，又给了有关风湿和止痛的药片。昨今两天觉得舒服些了。北京医院扎快速针还是间日去，现在第二个疗程快要完毕了。

你对三午的说法，我同你一样想。我偶尔暗示地说过，他似乎不大起反应。

就外表看，满子似乎近来好些。睡眠时间比冬令多了。面貌间也不见疲乏之色了。这些我在前次信中记得也写过。她为了全家的吃的用的，一跑出去就是三四个钟头，这儿等候，那儿排队，想想也感到吃力，但是她不以为苦。最近祖璋夫人也患了乳癌，住在政协附近的那个医院里，本星期内要动手术。满子已经到医院去过两次，手术之后总还得时常去探望。龙文近来又胃出血，血从大便道路出来，因此请假在家。这两人的病况，对满子自不免多些忧虑。

上星期日，部中又开大会，是“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我去参加了，工宣队同志作报告。这是第二次动员了，前些时工宣队尚未进来，军管组曾动员过一次。昨天星期二，我到部里，大字报到处都是。看了一点多钟，只看了小小的一个角落。大字报所揭的人物和事实，绝大部分我皆未之前闻。看完之后回到指定的房间，连我只有四个人，加一个工宣队员，共五个人。谈谈教部初期的情形，也谈不出什么。到六点散。

来回乘车，坐着听人说话（听不清，特意用心去听，还是模模糊糊），自己也说一些，半天工夫，确感吃力。但是他们照顾我们，把学习时间减到每周两个半天，我就抱定宗旨，非万不得已，总要按时前往。

昨天寄出一本《红旗》，想先到。《红旗》真不容易买，机关里集体购买，书店发行，每日一早排极长的队。前天满子出去得早，见书店运进的《红旗》多，就排了队。买了三本，一本寄你，一本寄小弟，一本我留下。

以后再写吧。



一九六九年

9

祝你一切都好。

圣陶

五月廿一日上午十点

注：

龙文：满子先生的二哥，名夏龙文。当时为新华书店员工。

祖璋：名贾祖璋，生物学家，开明书店同事，圣陶先生的老朋友。夫人为金幻霞。

六月十六日

至善：

来信都看过。你叫我出去必须带硝酸甘油片，你放心，我是一向带的，玻璃管里装两片，放在衣服左边的口袋里。协和出来的时候，拿到十片。吃过几片，现在已经弄不清楚，因为与张家老太太给我的十片放在一起了。我看形状与协和给的完全相同，就放在一起，但是究竟是“复方”还是非“复方”，无从确知。张老太太到了上海，又为我在上海代买一瓶，一百片，托人带来。瓶上写明“硝酸甘油片”五个字，没有“复方”字样，按说该是非“复方”了，但是吃的时候带点儿甜味，与以前吃过的味道不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瓶里头，我也吃过十来片了。

我出去乘车，起初见车中挤些就不敢上，后来敢于挤上去了。人家见我白发白眉，又拄一根手杖，往往肯让我坐，卖票员也往往说“谁给让一让”。车上有得坐，就没有什么疲累了。学习已经去了六个星期，十二回，又加一回批判斗争大会，共十三回。最近学习新指示和社论，上星期四我谈了四五十分钟。好久不在集会中说话了，一开口还是老习惯，喉咙很响，回来后相当疲劳。我们的一组，一般是各人谈谈个人过去的历史。五个人只两个人谈了，而且其中一个谈了五次还没谈完。此人一口湖南话，我听不大清楚，事情又复杂，我只觉得糊里糊涂。将来轮到我谈，我想（写个摘要）至多两次可以谈完了。如果要我写下来，那就比较麻烦了，我觉得现在不能够用心写什么了。

昨天元善来，他说近来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主席像章等项。昨天至美也在，我就问她，她说也听见传达了。但是上星期四我们还做过“请示”“汇报”，不知道何以部里传达得迟。对于这些事，我一直想，总不会老是那样下去的，总有个改变的机缘。



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不至于挫伤群众的感情了，就下了这样的通知。我真是极其拥护。

听说谢富治最近作了报告，今年应届中学毕业生，以及前几年的中学毕业生没有下乡的，这回都要安排到各地去。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和街道认真做好这项工作，聚集家长、学生、各革委会人员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务必大家打通，学生乐于前往。我听潘梅华说，他们机关里的子弟，下了乡逃回的有好些个。逃回来了，就把他们送到山东的“五七”干校去，但是不几天又逃回来了。我因而想，像小弟那样坚定不移，来信不断说乐受再教育，我们固然不应该引为骄傲，但是确也值得自慰的。

大奎注射又服药，现在好得多了。居然能去挤车，只掖一个拐杖。三午说要回林场去了，大约三四天内动身。亦多从山东来，带两个孩子，住在我家东屋里。大的女孩子出了麻疹，据说北京地区因为预防，基本上没有麻疹了，是从山东带来的。而佳佳这些日子常常不舒服，有时发高烧，过些时退了，大家想，也许是染上了。昨天到七条门诊部求治，医生断为肺炎，给她注射了什么素。昨天晚上又发高烧，今晨又好些了。此刻由满子、兀真带她到儿童医院去看了，尚未回来。病痛不断，确也叫人心烦。

祝你一切好。

圣陶

六月十六日上午十点

从儿童医院回来了，也说是肺炎，但是还得防麻疹。（午后注）
 宁宁今天回哈尔滨去了。

注：

元 善：圣陶先生夫人胡墨林的表哥，名章元善。在圣陶先生给至善先生的信中有时称其为表舅。

亦 多：圣陶先生的外甥女，名江亦多。当时为山东某县教师。

宁 宁：圣陶先生的外孙女，至美的女儿。当时为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

七月十二日

至善：

你来信讲农作的事，我很感兴趣。小弟那封信的确不错，不是写作的问